

蔣碧微生死戀 (終篇)

楊兆青

素珊來信述說心情

蔣碧微和張道藩在台灣的生活，既能朝夕相守不厭，又能始終相愛不移，更能長久相知不疑，尤其難得的是，他們永無止期的互慰相諒。

兩人過着這種形影不離的日子，理應快快樂樂，但在蔣碧微的感覺裏，老是有揮之不去的輕愁，侵襲着她的心頭。那種輕愁的形成，完全是對素珊的愧疚。便在此時，蔣碧微又接到素珊從澳洲寄來的信，使蔣的愧疚更深。

那封信，是用法文寫的，素珊寄到台北朋友家裏，再由朋友加套一個信封，以台北為發信的地址。用意是萬一信給張道藩收到，他也不會想到發信人是素珊，避免可能發生的困擾。那封信寫得非常婉轉客氣，是這樣寫的：

「碧微姊：
你絕對想不到，我會寫這封信，尤其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是女人，你不難瞭解我此時的心情。愛以義起，應有是非。我在法國認識你時，就知道你容易尊重別人幸福，也容易接受自

己寂寞的人。我嫁到中國之後，對你瞭解更多。可以斷言，今天的問題，是道藩，不是你。

「因此，我常常在想：夫妻的關係，經過正常的結婚手續，是否就能一直延續？我也經常自問，夫妻的感情，是否經過法律程序就能彼此安心？最近，我反覆的思考，滿足是否就是幸福？我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而我也同時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相處比相愛更重要。你的驕傲，是跟道藩相處得很好，而道藩有一種浪漫的想法，就是平兩地之情，各安一室。你也是女人，明白一個妻子，要用多大的毅力和寬容，才能克服心裏的不平？」

「過去，我會滿足過。守住一份對丈夫的責任，和一份對家庭的甜蜜負荷。但是，我還沒有得到幸福，就遠離跟道藩相處的機會……」

蔣碧微沒有再往下看，女人的幽怨及空虛，她都有過那種痛苦。此時，她的內心，又引起矛盾的掙扎，和對人性妥協與否的衝突。停了好久

，她才把後文看完。

籌款接濟匯往澳洲

冷靜考慮之後，蔣碧微作了一項決定，就是要她的義子邢光祖，每月按期以張道藩的名義，匯一點錢到澳洲給素珊，當做她們的生活費用。當然，這其中牽涉到一些技術和錢數的問題，都由邢光祖負責處理。蔣碧微如此做的理由，是想到實際上對素珊的幫助，減輕內心的愧疚。直到有一次，蔣碧微籌不出錢，邢光祖奉了蔣碧微之命，帶六幅徐悲鴻的畫到菲律賓去賣，將所得的一部份畫款，從菲律賓直接寄給素珊，不知道什麼原因，素珊竟然沒有收到，她來信向張道藩告急，才使張道藩明白真相。張道藩激動的對蔣碧微說：

「本來只有我欠你的情，現在連素珊也欠你了。」

「哦，不！您千萬不要說是我寄的。」

「雪，這份情，我怎麼才還得清呢？」

蔣碧微一臉洒脱的說：
「那就不要還啦，素珊也是我的朋友啊！」

這時，蔣碧微才透露，素珊會寫過信給她。

「啊！她沒有找你麻煩吧？」

「沒有，她是一個好人啊！」

張道藩迷惑的看著蔣碧微，那一剎的感受，他感覺蔣碧微好飄逸，好寬大的胸懷。

吳稚暉徐悲鴻去世

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吳稚暉以八十九高齡病逝。這位高風亮節的黨國元老，生前曾言簡意深的談到教育問題，希望把學生教成好人，他說：「以百分之六十五的好人，管理百分之三十五的壞人，天下大治；反之，以百分之三十五的壞人，控制百分之六十五的好人，天下大亂。這個世界上，好人原比壞人多，可是好人犯了一個大毛病，各行其是，不容易團結，壞人因為有利害關係，狼狽為奸，容易勾結在一起。以致歷史上常常是壞人在台上唱戲，好人在屋子裏嘆氣。」

吳稚暉遺言，要求朋友將他的骨灰，灑在金門海裏，以便流到大陸故鄉。這種愛國精神，使人深深敬佩。蔣碧微和張道藩，跟吳稚暉都很熟，並有許多機會親承教誨，對於這位長者的逝世，他們心裏都很難過。

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徐悲鴻病逝北平。蔣碧微惘然的聽到這消息，使她聯想到伯陽及麗麗，離別多年而音訊全無，感嘆世事滄桑，不禁黯然。她對張道藩說：

「死了的人，反而有消息。那兩個小孩不知淪落何方？」

張道藩安慰說：

「時代動亂，不幸的人太多了，希望我們早一點找到他們。」

說完，兩人都陷入痛苦的沉默。

看畫展巧遇孫韻君

這不久，蔣碧微有一回到中山堂看畫展，當她簽好名抬起頭來，一眼看見孫韻君就站在她前面。蔣意外的說：

「是你！」

「……………」

孫韻君驚的楞住了。倒是蔣碧微先聽說過孫的消息，她大方的跟孫談：

「聽說妳在師大？」

「……………」

孫韻君似乎還沒有恢復平靜，許久許久，才紅着臉叫一聲：

「徐師母！」

蔣碧微乍聽之下，渾身不自在。從前大家都叫她師母，惟獨孫韻君不會開口叫她。此時此地，蔣已跟徐悲鴻離婚多年，分處兩地，而且徐已過世，現在由孫叫她「師母」，特別不是味道。蔣碧微後來想想，也罷，都已是過去雲烟，何必再自惱惱人？於是，她以長者的風度，略帶感傷的說：

「我離開徐老師很多年了。」

「我知道。抗戰勝利那年的年底，我聽同學說的。」

「……………」

一時，蔣碧微不知怎麼說才好。却是孫韻君在開口：

「以前我不懂事，請師母原諒！」

「唉！」蔣碧微也不知怎麼接腔，一聲長嘆，表示多少的辛酸和無奈。後來，蔣告訴她：

「徐老師上個月過世了。」

「才五十幾歲，怎麼會呢？」

孫韻君的臉上，立刻顯出悲傷的神情，兩眼眨了幾下，像有淚水要滴落下來。她說：

「徐老師我永遠都敬愛他！」

蔣碧微看在眼里，她感覺出孫韻君對徐悲鴻的純真，只可惜徐悲鴻沒有這福氣。情不轉，理轉。一念之間，蔣碧微完全以長輩的口氣說：

「妳也別難過。都成過去了。」

蔣碧微的心裏在想，這個故事，徐悲鴻已蓋棺論定，誰是誰非？都不重要了，人生舞台，真是虛實莫測啊！

這時，張道藩的胃下垂毛病，愈來愈嚴重，整整有十個月的時間，蔣碧微按時以溫灸器為張治療。又由於張的身體瘦弱，他穿慣背心短褲相連的內衣，可以減少一道褲帶的束縛。在台灣買不到那種衣褲相連的內衣，蔣碧微只好把他穿破的內衣，一塊塊拆下來，按照原來尺寸，再拼湊縫好。蔣碧微懷着熱切誠摯的心，一針一線的縫着，回報她這位二三十年來傾心相愛，情深似海的人生知己。

道藩懷念遠方妻女

快樂的時光，總是很容易飛逝。轉眼就到四

十七年底，張道藩表示，想去新克利多利亞看望素珊。當時蔣碧微立刻做了心理的準備。她深切瞭解張道藩是永遠無法打破原有的環境的。十多年前，張道藩會長篇累牘，痛苦呻吟的要求蔣碧微「作決定」，以使他们獲得真正的結合，重新安排共同的生活時，蔣會一再的向張譬喻解釋，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決心。民國二十七年，他們的問題到達最嚴重關頭，蔣不惜說過這樣的話：

「我恨我沒有勇氣脫離你，……要是沒有辦法能够教你忘掉我，或者不愛我，我真什麼都願意做。」甚至蔣還說過：「你要知道，我是始終認為男子都是自私的，是有佔有慾的，是不會有始終的，所以你儘管可以不理我，我決不會失望和說你負心，因為我覺得這是自然的。」可是，這些年來，一般不明瞭蔣碧微的人，却還以為她對「院長夫人」的寶座很有興趣呢。

固然，在情感方面說：十年相依，一朝分袂，脆弱點的人也許會受不了，但蔣碧微生來理性堅強，對於現時情勢，她必需做一決斷。回想這段感情發生之初，她就大膽的作過預言，「將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定是我。」何況，從前他們只希望能有機會逃到一座小島上，歡聚一日，死而無憾！如今他們竟已共同生活了十年，對於人世還有何求？恆久真摯的愛情，又豈在乎形體的長相厮守？他們曾渡過幾十年心靈相戀的日子，如今更是到了可以形而上的時候。蔣碧微心裏決定，還是順應自然情勢的演變，讓這三千六百多天美好而快樂的相聚，永遠留在未來的回憶之中吧！

果然張道藩這時候又在躊躇不安，他問蔣碧微：

「如果素珊她們提出想回臺灣的要求，叫我用什麼理由拒絕她們呢？」

爲什麼要拒絕她們呢，讓所有的一切，都作合理而自然的發展，這正是那時採取的態度。她微笑不語，凝視着他的憂鬱面容，於是，她的決心更加堅定。

蔣碧微面臨重大的抉擇時，她的思維會變得十分敏銳，理智也異常清澈，這是上蒼的賜予，使她在悲哀傷痛的歲月，不會受到嚴重的顛墜傾越。在表面上她聲色不動，不向張道藩表示任何意見；暗地裏，她在揣摩籌劃，分析判斷，如果她公然的提出要求，從此分手，請張道藩去澳洲接回素珊，重新恢復他們的家庭，那是張道藩無論如何都不會答應的。萬一蔣向他這麼一提，其結果一定會使他重復陷於十多年前的煩惱憂愁，痛苦矛盾之中。

因此她想到了一個辦法，推說要到南洋去探望她的外甥程一昌，她請張道藩代辦出入境證手續，她的計劃是先有一段時期分離，然後再用書信跟他從長計議，蔣要告訴他：人是不能逃避現實的。因此他必須對來日的生活作一番安排和抉擇。蔣碧微想，「祇要他見不到我，他一定可以恢復理智，考慮這個重要的問題，加以解決。」

分別出國各有隱衷

張道藩經不住蔣碧微一再催逼，總算答應了她上南洋的決定，一切手續都是他辦理的。

蔣碧微的行程定於四十八年元月八日起程，張道藩也把澳洲的手續辦好，動身時間定在她走後一星期，同月十六日。

臨行之前，蔣碧微寫了一封信，囑咐傭人，等她走後才交給張道藩。她在信上說：一切該說的話早已說過不知幾千百遍，他應該瞭解蔣的心情，使他們的家庭完整，是蔣碧微過去十幾年來一成不變的原則，她誠懇的希望張道藩以理智的抉擇，答應她最後一個要求：待她從南洋回國，他們必須分開。

信寫好，蔣碧微覺得衷心坦然，一片光明。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宗：

「我會有過這樣的想法：自從我被悲鴻遺棄以後，如果沒有和你這一段愛情，也許我會活不下去。——然而在這二十餘年纏綿悱惻的生活裏，多一半的時間我都在自怨自艾，爲什麼還要重投情網，自苦苦人？」

「但是我現在感到非常滿足，不僅由於一切的悽愴、悲酸、矛盾與痛苦，都已成爲過去，而且，我十分感激你給了我那麼多溫馨甜蜜的回憶。我的一生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曾享有你熱烈深摯，永矢不渝的愛。『海枯石爛，斯愛不泯』，我希望這一段戀情，真能留傳下去。

「我認爲你也應該毫無憾恨，擲過那麼些年人前強笑，淚洒心田的日子，上蒼畢竟賜予了我們這麼多的補償，我們還能不知足嗎？二十年前你的願望和預言，果然全部實現，你會說：『倘使真有上帝，真有愛神，我想我們今生今世，在

未死之前，一定會得到一個有利的時間和環境，來安慰我們的。」『祇求我倆能漂流到一座小島，盡一日之歡，然後雙雙蹈海而死，死也無憾！』宗，有利的機會與環境十年前就奇跡般的降臨了，我們等於再世為人，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晨昏相對，形影不離。在遲年傷暮的時候，却竟綻放了燦爛的愛情花朵。十年，我們盡了三千六百五十日之歡，不願物議，超然塵俗。我們在小園斗室之中，自有天地，回憶西窗賞月，東籬種花的神仙歲月，我們對此生可以說已了無遺憾。宗，要知道此刻我們的國家仍然處在萬分困難之中，而你，更是身繫黨國重寄，我每每想到我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你爲了愛我所表現的犧牲精神，你確已使我獲得莫大的榮寵和幸福，沒有人會懷疑你對我的愛不够摯切，不够忠誠！

「四十多年前我們初相見時，大錯已經鑄成，『恨不相逢未嫁時』，古今中外，有多少宿命論者在這樣的愛情悲劇下飲恨終生。然而臨到你頭上，你便像追求真理般鏗而不捨，和我用不盡的血淚，無窮的痛苦，罔顧一切，甘冒不韙，來使願望達成，這證實了真誠的人性尊貴的爱情是具有無比力量的。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年來的重重劫難，不是可以飄然相向，會心一笑嗎？宗，你該曉得我是多麼佩服你的果敢和堅毅！」

「現在好了，親愛的宗，往事如過眼雲烟，我們的情緣也將屆結束，讓我們堅強一點，面對現實，接受命運的安排，在我們生命中最重要、情愛問題必須告一段落，好在我們已經有了彌足珍貴的果實。——希望你，不必悲哀，無須神傷

，和我都應該感戴上蒼，謝謝祂對待我們的寬大與仁慈，甜美的回憶儘够陪伴我們度過風燭殘年………雪」

張已遷居不想見面

四十八年五月中，蔣碧微知道張道藩已經回到臺北兩個月，相信他必能理智的對於感情生活重作合理的安排。於是蔣帶着兩個姨孫程麗麗和程楨生，取道香港，過返臺北，她也要開始新的生活。

五月二十四日蔣碧微帶着兩個孩子上了飛機，終於踏上歸程，下午，飛機安然在松山機場降落。機門開處，她依序步下機梯，從高處往下看，使她大爲驚愕，真是怪了！怎麼會有這許多親戚朋友來接機呢？

張道藩迎上前來，蔣碧微把辦理行李檢查等事，交給了李子明先生，便和張道藩走出機場，當時張道藩的表叔劉學恆夫婦，妹夫吳延環夫婦，蔣的侄兒公亮，姪女滌秋，還有好些親戚朋友，早已在外面等候了很久，她和他們一一握手寒暄，嘴上直在說「不敢當」。

很多親友陪着蔣碧微，分乘幾部汽車，到了溫州街寓所，張道藩和蔣碧微同車，當時在忙亂之中，她也沒有注意，張的神情稍微有些異樣。

回到家，一切如舊，張道藩坐了一會，他說因爲有事，要出去一趟。蔣碧微送他走了，蔣的好友蕙芳馬上來告訴她說：張道藩已經在三天前，搬到和平東路他新租的房子裏去了。

蔣聽了以後，心裏覺得非常的安慰，因爲他

果然作了這樣的決定，同時也解決了她們之間最嚴重的一個問題，當時蔣很愉快的說：

「啊，那很好。」

張道藩從臺北飛去新克利多利島的時候，實際上是扶病而去的，在那邊養了一個多月病，還沒有完全復原，他便堅持要回臺北。邢光祖夫婦在菲律賓馬尼拉還曾寫信給他，說他們已經爲他預備了一間房子，並且還裝了冷氣，希望他經過馬尼拉時，在那邊休養一個時期，他沒有答應。三月間回到臺北，下飛機的時候，身體軟弱疲憊，竟至需人攙扶。

蔣碧微回臺北的當天晚上，張道藩的表叔請她在金門街寓所吃飯，還邀了吳延環夫婦、蕙芳、蔣的侄兒和姪女以及兩個剛到臺北的姨孫，爲她洗塵。

起先說是張道藩也要來的，蔣到金門街劉府時，張道藩的姑姑已經親自去迎接他了。大家在客廳裏坐談等候，一會兒他姑姑回來，却沒有看見張道藩，姑姑說他心裏正難過，恐怕撐不住，想想還是不來的好。於是大家相率入席。

吃過了晚飯，蔣碧微一直在爲張道藩耽心不安，就怕他又發病，於是蔣碧微說：

「我想去看看他。」

吳延環連忙附和說：

「我們一塊兒去看看他，好不好？」

要不去看他，在蔣碧微本來是無所謂的。可是經吳延環這樣一說，反倒使她躊躇起來，因爲恐怕張道藩在這種心情之下見到蔣，可能會很傷感，說不定他會傷心落淚。以他平時的爲人性

格，他不但嚴肅凝重，而且在任何人面前他總是表現得像一位強者，他一定不樂意讓人家看到他脆弱的那一面。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和他們一道去，弄不好反倒有點尷尬。

吳延環見蔣碧微沉吟不決，他又補充了一句說：

「到那邊以後，你們有話只管到房裏去談，我們可以在客廳裏坐。」

蔣碧微淡然的笑笑說：

「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單獨談，我只不過是想去看看他的身體怎麼樣……」

「那麼，」吳延環打斷蔣的話：「就讓二姐一個人去吧！」

「既然這樣，那麼我就先打個電話問問他，看他是不是要我去？」

電話接通了，蔣碧微才「喂」了一聲，張道藩聽到她的聲音，許久都說不出話來，聽筒裏竟傳來他低切的嗚咽聲。

「我想來看看你，」蔣直截了當的問他：「好嗎？」

又等了半晌，張道藩才哽咽的說：

「不，妳不要來。」

「也好，」蔣碧微說：「那麼，我明天再來看你吧。」

「——妳明天也不要來。」

「好的，我就不來，」蔣碧微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那一天你覺得好些了，你再來看我吧。」

——第三天，張道藩就到蔣家來了，神情疲

憊，顯然還沒有完全復原，他們相對無言，默默的對坐了許久，張道藩才露苦笑的说：

「好了，現在一切都按照妳的意思做了。」蔣碧微唯恐觸動他的感情，沒有回答，向他微微一笑。

「那麼妳以後做什麼打算呢？」張道藩問。

「你的意思是指——」

「當然，」張道藩答覆得很快：「我指的是生活方面。」

「我可以賣房子。」接着，蔣把計劃告訴他，準備把這幢房子賣掉，連地皮如果能賣到五十萬塊錢，就拿半數去買一幢較小的房子自己住，餘下的錢，留着過日子。

「可是，」張道藩又皺起了眉頭問：「房子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賣得出去的吗？」

「這個問題，我也有準備。」蔣跟他說：「目前我的生活也沒有問題了。」

那年夏天，張道藩經常會邀蔣和兩個姨孫到陽明山去，避避臺北的炎熱，孩子們去游泳，他們仍和從前一樣的在那幢房子裏休息，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到了七點鐘，大家才下山，各自回家。

舊燕歸巢十年緣盡

四十九年四月，素珊和麗蓮將從新克利多利亞返國，先幾天，張道藩搬到通化街新居去，蔣得到消息，欣然的命人買了三束鮮花，送去慶賀他的喬遷之喜，在鮮花上蔣附了一紙小柬，上面寫的是：

「歡迎素珊和麗蓮的萬里歸來，祝賀你們喬遷新居，重享天倫之樂，素珊的細心熨貼，將會使你的桑榆晚景，過得舒適安謐，請你平抑心情，恢復寧靜，盡量發揮你過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華，為苦難中的國家多盡點力。不必再惦念我，就當我已振翅飛去，永不復回。」

「我將獨自一人留在這幢屋子裏，這幢曾經洋溢過我們歡聲、笑語的屋子裏，容我將你的軀體關閉在門外，而把你的影子鑄刻在我心中，我會在那間小小的陽光室裏，沐着落日餘暉，看時光流轉，花開花謝，然後，我會像一粒塵埃，冉冉飄浮，徐徐隱去。宗，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還是堅持那麼說：真摯的愛無須形體相連，讓我們重新回到純潔的愛之夢中。宗，我請求你，別再打破我這人生末期的最後願望，我已經很疲累了，而且我也垂垂老矣！」

「虔誠的祝福你和素珊，以及可愛的麗蓮，恕我不能向你道再見了，不過，最後的一次，讓我向你重申由衷的感激！」

蔣碧微和張道藩的十年緣盡，從此告一段落，雖然在他們心裡，存有幾許的哀愁，但是哀愁後面，是一個健康的生活。他們認為值得。

長子伯陽談大陸事

關於蔣碧微早年和徐悲鴻分手之後，在大陸上的種種情形，後來從蔣碧微的少爺徐伯陽處得到真實情況。徐伯陽在兩年前逃出鐵幕，目前暫居香港。他寫過一篇後悔未跟母親去台灣的文章刊登在香港新聞天地週刊，徐伯陽曾將原文寄給筆者，謹摘錄如下：

後悔未跟母親來台灣

（篇終）戀死生微碧蔣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幾天之內我在北京接連收到比利時、馬來西亞和美國三處朋友的來信，通知了我一件最不幸的消息：我的母親蔣碧微女士已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台北逝世了。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和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還是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剛從遠征軍新一軍退伍回北平父親家不久，父親叫我去南京看望母親，順便到上海去接從馬來亞檳城回國的駱拓回北平進藝專，那次在南京傅厚崗六號住了一個多月，每天和母親、妹妹（麗麗）、同弟、坤生（兩個傭人）在一起。誰知道這竟是我與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前年七月間，從馬來西亞一位朋友處轉來了一封母親給我的親筆信，我看看信上從小就熟悉的字跡和最後的「母字」，眼中忍不住滾出了淚水，那時母親已經快八十歲了。前幾年我在大陸看到母親寫的回憶錄第一冊，重新想起了我許多小時候的情景，我是多麼想念她啊！我接到她的信後，決定申請全家出來和她住在一起，重享天倫之樂，並陪她渡過幸福愉快的晚年。我把我的想法寫了封信通過馬來西亞的朋友轉給她，當時不敢說去台灣，只是說到香港見面。她雖然接到了我這封信，但却等不到這一天的到來就突然病故了，使我只能抱憾終身。在海外朋友的三封來信中，有一封是一張剪報，內容是台灣聯合報登的一段關於母親故去後，她的畫在住宅中被竊三十餘幅的消息。當時中共與美國已經建交，大陸也改變了對台灣的政策和態度，主動提出要與台灣建立「通航」、「

通郵」、「通商」、「探親」等民間往來，並聽說有的單位還動員有親屬在台灣的高級幹部去台灣探親。我看到這是一個申請出來的絕好機會，因為母親這些畫是她一生的心血，應該由她的親人來好好保存，同時也可使我有機會離開這個苦難的環境，因此我下定決心寫了一份申請書，要求去台灣繼承母親的遺產，並附上了台灣聯合報登的母親藏畫被竊的消息剪報，同時要我的大兒子小陽也以長孫的名義提出申請。不到半個月，申請報告就批下來了，填了公安局發的表格，五月初拿到了通行證，辦理了離職手續及繼承遺產必須的公證書，於五月二十七日來到了香港。我來港以後，台灣聯合報的陳長華已寫了兩篇電話專訪，香港的新聞夜報都會轉載，「名流」雜誌也刊登過。但那都是一些簡單的問答，對我的遭遇不能說得很詳細。為了使世界各地關心我們家庭的朋友了解得更清楚，特應「新聞天地」卜少夫先生之邀，寫了這一篇比較詳細的經歷介紹，包括我三十年來的真實體會。

「一九四八年末，北平圍城時，我正在北平藝專西畫系念書，由於自己政治上的單純和幼稚，相信了中共的宣傳，以為共產主義真的是人類最美好、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社會，所以在國軍撤退時，我無知地放棄了南撤的機會，繼續留在大陸上，信以為真這是個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的生活。

「北平「解放」後，中共成立了軍管會，北平藝專也實行了軍管，學生要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造思想。當時北平藝專的西畫系學生中，擁護中共的「進步」力量很大，我不喜歡西畫系中一些好教訓別人的「進步」同學，而音樂系就比較「落後」，我在西畫系感到思想上有一種壓力，個人自由也受到很大的約束和限制，因此暑假中就離開西畫系，轉到了音樂系。不久我就隨音樂系併入新建立的中央音樂學院到了天津，終於擺脫了這種「進步」壓力。

徐悲鴻的悲慘遭遇

「當時北平藝專改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父親雖然仍是院長，可是重大問題都要由黨委決定，他實際上已成爲有職無權的掛名院長了。在這期間有幾件事對父親打擊最大，是促使他早逝的重要原因：

一、「解放」後，爲了響應號召，父親創作了一幅六尺多高、一丈多寬的大油畫「毛××在人民中」，畫面上毛澤東紅光滿面，穿了一身呢子軍裝和軍大衣，閃亮的黑皮鞋，在人羣前揮手走過，人羣中最突出的是三個知識分子。父親創作這幅畫時，已是體弱多病，畫這麼大的油畫有時還要上梯子，對他來說是十分吃力的，而且經常是連續好幾個鐘頭不休息，這全靠精神力在支持着他。父親一生就畫了有數的幾張大油畫：「田橫五百士」、「倭我后」和「愚公移山」；他畫這一張「毛××在人民中」是經過了長時期的準備工作的，他不僅搜集了幾十張毛澤東的各種角度的像片，而且還親手畫了好幾張毛澤東的各表動情的素描頭像，他是希望能把這張畫畫得

不論從構圖上、技巧上都能比較理想，因此是用盡了他全身的心血，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畫好以後，參加了赴蘇畫展的預展。在這期間，一天，有一位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拿了一封信來到我家，向父親「解釋」為什麼這次赴蘇畫展不用他的這幅大油畫的原因。據後來了解，根本問題就在畫面中心的人羣中所突出的人物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工農兵，這是直接違背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的。這件事是父親有生以來在事業上遭到的一次最沉重也是最意外的打擊。他畫了一輩子的畫，從來沒有想到他的畫會因為內容問題而被審查掉，不能參加畫展，何況是一張他認為在他的創作中是極為重要的畫。從那以後，父親就變得十分沉默，聽不見他談笑，也聽不見他哼曲子了。沒有多久，就突然患了「腦溢血」症，半身不遂，眼角口角下垂，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包括住醫院），很顯然，這次的病完全是由於這張畫被否定而引起的。而他兩年後的病逝也是這次種下的病根。

『二、在父親臥病期間，中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中央美術學院把父親四個早期最心愛的弟子之一，留法彫刻家王臨乙教授打成了「大老虎」，他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的代理總務長，「運動」中硬說他貪污了幾億元公款，他不承認就說他不老實，事實上他是一分錢公款都沒拿過，他和他的法國太太，彫刻家王合內兩夫婦都是誠實正直的藝術家，勤勞刻苦的老實人，他們的住房都是他們兩人親自動手蓋的，像他們這樣的人

，怎麼可能會幹貪污的事呢。可是運動中把王臨乙教授抓起來關在地下室內，他因受不了這種冤屈，一個人在地下室用刮臉刀片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鮮血流了一大臉盆，後經搶救，人雖未死，但一個優秀的彫刻家就此被摧殘掉了。

『在這件事發生的過程中，中央美術學院的黨委書記江豐天天往我家跑，向父親說王臨乙如何不老實，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貪污幾億元（改幣後相當於幾萬元）……，父親當時腦溢血還未痊癒，血壓仍很高，是不能受這樣的刺激的，父親一再說王臨乙忠厚老實，才請他代總務長，王臨乙絕不會是「大老虎」，是冤枉的，可是他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下又能說什麼呢？

『三、自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後，父親名義上是院長，實際工作却是黨委統管一切，而黨委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方針，對美術院的教學工作同樣是全部聽命於一位從蘇聯請來的美術專家馬克西莫夫，這位蘇聯專家一到美院，就把用木炭條畫素描的西畫傳統教學法給廢除了，改用B、H、2H、3H至7H硬鉛筆畫素描，就像畫工程畫或像全教室都在磨鉛筆一樣。而且廢除了畫裸體模特兒，改畫穿衣服的勞動人民，把美術學院完整的教學體系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要堅決打倒，要學蘇聯老大哥。

『父親眼看着他費盡全部心血搞起來的美術學府，曾經集中了全中國最優秀、最強大的教師隊伍，有着最系統完整的教學制度，可是現在呢？教師隊伍已被幾次政治運動整得七零八落，教

學制度也被蘇聯專家改得不倫不類，眼看着中國的美術教育事業已不可避免的要走上錯誤的道路，可是他已無能為力，他已沒有「發言權」了。中共所信任和依靠的是一個在他本國都够不上二流水平的蘇聯專家，可是却不信任自己本國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藝術家。有什麼辦法呢？

『四、一九四七年夏天從馬來亞來到北平的父親的義子駱拓，一九五一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學成畢業，總分成績名列第二，父親原想讓他留校當研究生，然後再送出國去深造，可是美院黨委中的丁井文、羅工柳不同意，理由是駱拓是父親朋友的孩子。為此華君武還在「文藝報」上不點名的批父親幫駱拓說情是「裙帶風」。父親和駱拓的父親是結拜兄弟，為了駱拓畢業後父親無權繼續培養他而感到十分內疚，認為可惜了一個人才，而一個院長竟連留一個學生的權利都沒有，為此他曾給駱拓的父親駱清泉先生寫了一封感慨萬千的信。駱拓也從此就背着「裙帶風」的罪名成爲他以後每次受批判時的主要內容。一九五七年駱拓被打成右派分子，拖了十八年才給他摘帽子。二十多年來，每次批判會上都對他說：「不是徐悲鴻培養你駱拓，是共產黨培養你……」，駱拓很氣憤地對我說：「沒有徐悲鴻，我連中國的大門也不會來，是徐悲鴻養我，教我畫，教我做人，沒有徐悲鴻，我就成不了畫家！」父親想把駱拓留在美院未成之後，就又找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準備把駱拓送到故宮博物院去畫畫，但就是這樣一個讓步的做法，丁井文、羅工柳這些人不同意，這件事對我父親的刺激之大是可

想而知的，因為他很喜欢駱拓，珍珠港事件前就要帶他去美國。一九四七年駱拓住到我家後，父親看到駱拓在素描上進步的神速，更使他珍惜駱拓這個人才。因此對駱拓的關懷和愛護甚至超過了我。後來駱拓有一個時期住到了黃警頌家，父親總是隔三四天就去找他帶回家裏來住。在駱拓畢業分配問題上，父親又遭受了一次毫無必要的打擊。作為重情義的父親，由於這次打擊，他已感到自己在美術學院再也沒有什麼事好做了。

「從「解放」開始，美院黨委就陸續把父親喜愛的人才先後排擠走了，如黃養輝、孫宗慰、盧光照、陳曉南、李瑞年……，美院有個高材生曾善慶，父親非常喜歡他的才氣，可是因為他最討厭逢迎拍馬的人，與美院黨內一些人格格不入，也被調走了，調到清華大學與李宗津對換，一個難得的天才就此被埋沒掉了。而李宗津被調到美院後，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改造，得癌症死了。從「解放」到父親去世這短短的四年間，美院黨委就把父親辛辛苦苦從各處找來的優秀師生大部分都調走了，它通過破壞教師陣容來摧垮父親辛勤建立起來的美術學府，使父親規定的教學方法無法再進行下去。美院當時的黨委主要是江豐、丁井文和羅工柳等人，丁井文是個不會畫畫的畫家，就仗着他曾經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這一點資歷，居然就能在美術學院當了三十年的領導。丁井文之流是中共黨內專會搞宗派主義的黨棍子，讓這樣的人來領導中國的美術教育事業，真是天曉得會培養出什麼樣的畫家來！

「父親面對這樣一連串不順心的事，總以為

是自己思想跟不上，因此不斷主動地努力改造自己，雖然年老體弱，仍抱病到山東導沭整沂水利工地去體驗生活，給勞動模範、戰鬥英雄畫像。第二次文代會上，他帶病堅持聽完了周恩來作的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報告，可是就在當天晚上一次歡迎某外國代表團的宴會上，父親由於過度疲勞，導致腦溢血症復發，雖經百般搶救，但終於再也沒有醒過來。

「父親的早逝是和他當時所經歷的社會政治制度有着無法分割的聯繫的，他所遇到的那一連

串不順心的事，要是在其他民主地區裏，是根本不會發生的，他也就不会产生那麼多精神上的痛苦和打擊，也就不會這麼早的故去，這是十分清楚的。」

蔣碧微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但多半被感情生活所苦，需要慧劍斬情絲時，她又從不猶疑的。這是她性格上的成功。她的故事給我們一個啓示，就是幸福的生活，必須建立在正常健康的關係上。

（全文完）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